

波列伏依著

一把泥土



作家出版社

34121

 波列伏依著 

一把泥土



陳敬容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一把泥土

波列伏依著

陈敬容译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284) 字数：64千字

开本 312/432 1/50 印张 $3\frac{4}{25}$ 插页 1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定价(6) 0.28元

(AG22/08)
前 記

這六個短篇小說，選自短篇小說集“我們是蘇維埃人”。作者波列伏依在“我們是蘇維埃人”的序言裏，曾經這樣說過：“這本書裏沒有虛構的故事。”正如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樣，這個短篇集中的每一篇，都是根據真人真事寫成的。因為“蘇維埃人的生活是這樣鮮明和豐富，是充滿了這麼多極有意味的事件，蘇維埃人——戰士、共產主義建設者——在對祖國的服務方面，是上升到了這樣的高度，有時連真實的傳記也提供了足夠大幅畫面之用的材料。”^①在這個短篇集裏，作者記述了蘇聯的戰士、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等在衛國戰爭中的英勇事蹟；“蘇維埃人”這個樸素的稱號，代表着對祖國和對和平事業的無比忠誠，對醜惡的敵人與侵略戰爭的無比仇恨；“蘇維埃

① 這段話引自作者的“論特寫”，見“譯文”一九五三年八月號。

人”，這是不可征服的人。

這裏所選的六篇，內容涉及各個方面。“一把泥土”寫十幾個紅軍戰士，在一個青年指揮員指揮下，抗擊了數百德寇的進攻，表現了與陣地共存亡的英雄氣概。在“一份真理報”裏，我們看到戰士和羣衆怎樣愛護一份拾到的“真理報”，秘密地到處傳閱，悄悄背誦着斯大林的講話；而愚蠢的敵人殺害了收藏報紙的人，燒了報紙，企圖這樣來消滅人們對於勝利的堅強信念；但是信念牢固地活在人們心裏。在“偵察兵”裏，我們看到那個老偵察兵的英勇和機智，他對於攻克柏林抱着多麼堅定的信心，當戰綫距離柏林還老遠的時候，他就斷言他一定要在柏林抽他的煙斗；而事實真的沒有欺騙他。“在衛國戰爭的道路上”寫一個青年汽車運輸隊長，他由於非常頑強地執行命令，終於克服了極大的困難，把圍殲德寇的一個重要戰略行動所急需的砲彈及時運到了目的地。“一篇史詩的誕生”寫一個愛好民間文學的青年知識分子，在衛國戰爭裏經過許多考驗，變成了成熟的指揮員，而他本人就成了民間傳說和歌謠裏的英

雄。“我們是蘇維埃人”一篇，從一個在德寇佔領區做地下工作的少女的切身經歷，反映了鬥爭的艱苦複雜，“蘇維埃人”的寧死不屈，以及德寇在殘暴的外形中掩蓋不住的對蘇聯人民力量的恐懼。

鮑里斯·波列伏依一九〇八年出生於莫斯科，後來在加里寧城長大，並在那兒上學。他在學生時代就開始給報紙寫稿，一九二八年做了新聞記者。他非常喜歡自己的職業，因為這能使他深入觀察各種生活，熟悉各種人。衛國戰爭期間，他以“真理報”記者和蘇軍政治工作人員的身份經常在前綫上。他的長篇小說“真正的人”（一九四六年出版）和短篇小說集“我們是蘇維埃人”（一九四八年出版）都是記述蘇聯軍隊和廣大人民的英勇鬥爭的，曾先後獲得斯大林獎金。後來又先後出版了中篇小說“他回家了”、長篇小說“黃金”和特寫集“斯大林時代的人”。

作為蘇聯作家和記者的波列伏依，同時也是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他是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代表，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爲了他在各種工作中的貢獻，蘇聯的黨和

政府曾先後授給他兩枚“戰鬥紅旗勳章”，兩枚“衛國戰爭一等獎章”，一枚“紅星勳章”和許多其他的獎章。

定價二角八分

目 次

一把泥土	1
一份真理報	20
偵察兵	32
在衛國戰爭的道路上	48
一篇史詩的誕生	79
我們是蘇維埃人	116

一把泥土

團長鎮靜安詳的聲音，現在由於激動，在電話裏差不多聽不出是他的聲音了。

“把情況報告我。越快越好！”

莫耶塞因科中尉沒有放下耳機，就把頭伸出掩蔽部向四周望去。從那高聳在低濕的沼地上的小山頭上，周圍地帶看得很清楚。太陽還沒有從稍遠處的低矮而不整齊的樺樹林後面升起。可是最初的金黃光綫正努力透過樹葉，把東面的山坡抹上金色，使野草上的露珠像金剛石一般閃耀着。灰色的陰影仍然籠罩在低地上。雲雀在上升的寒霧裏唱歌，只有受過訓練的眼睛，才能看出這一片平靜荒涼的景色裏有什麼在隱隱移動。

莫耶塞因科並不是白白當一個砲兵觀察手作戰了這麼久的：他的銳利的眼睛不會放過眼前任

何一件有重要性的細節。

“在西邊通過來的大路上，移動着一隊卡車，大約四十輛——你是在五十萬分之一的地圖上找嗎？——就在河上的那座橋腳下。隊尾被煙霧遮住了。路北有一隊用防雨布遮住的載重汽車。什麼嗎？我想是運彈藥。貨車周圍看不見有什麼人。森林邊界上出現了一隊步兵，三門小砲朝我方瞄準着……他們大概馬上要向我們進攻……”

耳機裏發出一聲粗重的嘆息。

“那可是困難，中尉同志。這是作戰命令：堅持到傍晚。明白嗎？不能讓一輛車從路上通過。明白嗎？堅持到最後一個人。你聽見嗎？堅持到天黑——那麼我就來援助你們……好了，莫耶塞因科……”團長的聲音停頓了一下。“記着，我是依靠着你；重要的事情是——死守着那些道路，卡住路口，那就……”

響起了一種令人難受的、越來越大的聲音，像冷風一樣鑽進人的骨髓。一顆迫擊砲彈在附近某處爆炸了。大地震動了一下。乾燥的砂子在掩蔽部的木柱中間沙沙地響。在一句話的中間，電話忽

然不響了。中尉知道他所最害怕的事情發生了。山崗上這幾個人和昨天撤退的團隊之間唯一的連絡，那隱藏在野草裏的看不見的電話綫，斷了。

莫耶塞因科斜眼看了一下在不遠處聽着他們通電話的兵士們，於是振作了一下，對着那失掉作用的電話機報告說：

“團長同志，接受您的作戰命令。只要我們還有一個人活着，哪怕一隻兔子也不會讓牠溜過去的。”

把那失掉作用的電話機掛上，他詢問地看着兵士們。他們一共只有十九個——這一分隊在昨天爭奪這個高地的戰鬥之後所留下來的人全在這裏了。這十九個裏面有五個是受了傷的。他對他們的大多數人都很清楚。他們曾經同着他一路從拉脫維亞邊境撤退到加里寧城，然後又從加里寧城撤退到爾熱夫沼地，冬季的時候前綫就在這裏，並且在這裏打起壕塹戰來。現在他們深思地、沉默而安詳地站在那兒，軍官似乎覺得那個漂亮的高個兒機槍手法捷耶夫，一個已經不年輕的人，一面吸着藏在被煙薰黃了的手掌心裏的香煙，在

輕輕地笑。中尉忽然爲了自己的計策害羞起來。這些人都是真正的軍人，應該對他們說老實話。

“和團部的聯絡斷了。不過，命令已經接到。”中尉說，一面害怕說話的聲音會洩露了自己的驚慌，這種驚慌是他突然感到的，因爲他發現現在他是一個指揮的人了，而這些人的性命以及被敵強我弱的戰鬥所耗損的全團的命運，都依靠着他的能力、效率和決斷。“德國鬼子要通過沼地只有走這兩條路。我們的高地像一把鎖似的封鎖住，他們不能通過。當然德國人會不惜任何代價來打碎這把鎖的，因爲沒有彈藥他們的軍隊就不能前進……團長命令，不許讓一輛車經過這兒到前綫去。懂嗎？”

兵士們靜悄悄吸着手捲的香煙，淡藍色的煙繚繞在帶露的草地上。

機槍手別茲多里亞，一個強壯有力的西伯利亞人，膝頭上放着一束雛菊，在專心注意地編花圈。所有的人都注視着他的熟練的粗大手指，倒好像因爲不走運而被留在敵人地區的這一小羣人的前途，都決定於這個花圈似的。

中尉比他的任何兵士都年輕，他入伍的時候正在大學三年級。現在，在這個最重大的、也許是他一生的最後一次戰鬥之前，他想向這些兵士們特別說幾句話，關於他們的祖國，關於他們的責任，以及關於蘇聯人民爲之戰爭的偉大事業。可是當他再看一看他的分隊的這些殘留的人們，他忽然平靜下來，只是說：

“都明白了吧？”

“非常明白。”有人回答。

“德國人除非跨過我們的屍體休想過去。”別茲多里亞接上說，一面把沒有編完的花圈丟到一邊，拂去膝頭上的帶露的雛菊。爲了某種理由，這些花使作父親的想起了他們遠方的孩子們。

從槍眼裏守望着德國人的機槍手法捷耶夫，豎起了耳朵，眯起了眼睛，咬着嘴唇，隨後他慢慢離開槍眼，用唾液弄熄了他的香煙，節約地把香煙頭夾在帽子上的皮帶裏。

“中尉同志，德國人在森林的邊界上動着哪。好像他們要在森林向陽的那邊開始進攻了。”

中尉拿起望遠鏡，立刻又把它放回壕壁上，

爲了掩飾他的雙手的不由自主的顫抖。德國人的灰色身影越來越大了，他們衝出迷霧，端着衝鋒槍，沒有偽裝，連腰都不彎，成半圓隊形向高地移動。

“瞧這些流氓好大膽子——連偽裝都不用！”法捷耶夫說，把眼睛湊到機槍上去瞄準。“再靠近點兒，來啊，我要給你們一個好好兒的見面禮！”

“也許他們以爲昨天夜裏的砲擊把我們統統消滅了呢，要不然就是以爲我們趁着大霧逃掉了。”別茲多里亞推測說，他把機槍轉過去向着西邊，防備從這方面來的攻擊。

兵士們的話提醒了中尉一個防禦計劃。

“開始……準備戰鬥！傳令下去，沒有命令不許開槍！”

德國人已經清楚地出現在眼前。他們還是像先前一樣，挺着身子前進。前鋒已經到了山脚下，能够清清楚楚看見他們的上半身，好像飄浮在白色的霧裏似的。現在他們開始向上爬，彷彿是從一個乳白色的湖裏浮現出來的……

，全是一般大小——也不多，也不少——

由英勇的捷爾諾莫爾率領着……

正當中尉握緊了他的槍伏在那裏，抑制住朝那個走在隊列前頭的戴着眼鏡卻沒戴帽子的、魁偉、禿頭的德國人開槍的迫切的願望的時候，他很不得當地想到了普希金的這兩行詩。

“沒有命令不要開槍，等我的射擊做信號。”他又說了一遍，覺得他的軍服已經發濕發黏了，並且妨礙着他。他用一個敏捷的動作扯開了衣領，立刻瞥了一下法捷耶夫，看他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可是那個機槍手，和他的助手，在那從槍眼裏透進來的早晨的太陽的光綫的直接照射之下，站在那兒，像石頭彫刻的一樣，臉色蒼白，咬緊牙根，顯然也在努力抑制着一個熱烈的願望：那就是扳動機槍射擊那些已經進入火力點的敵人。

“我幹嗎這樣激動？”中尉想。“這又不是第一次呀，是嗎？”可是他立刻又回答自己：“他們的人數是這樣多啊。一連？也許兩連？也許是一營？”那機槍手或許也是這樣想着。

“密得像衣領邊上的虱子一樣。”他咬牙切齒地嘀咕。

偉大的將軍蘇伏洛夫的話閃進了中尉的腦子，好像作為對這句話的回答：

“作戰不以人數取勝，而以機智取勝。”

“‘不以人數取勝，而以機智取勝’，你聽見嗎？”中尉說。

法捷耶夫點點頭，眼睛不離開瞄準器。忽然間，中尉望着這些灰色身影的時候，彷彿是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他們了，彷彿他們是在一幅銀幕上，不慌不忙地向這個被許多條好像空無一人的荒涼的戰壕分割開來的山坡上爬着。他忽然感覺到一陣陶醉的快樂流進他的身體。“作戰不以人數取勝，而以機智取勝。”

“可是我決不能錯過這決定性的時刻。”他想，一面竭力留意那個把帽子塞在武裝帶下面的禿頭的大腦袋德國人。這傢伙走得很吃力，只相距二十步左右，已經看得見他鼻梁上大顆的汗珠。他的上衣袖子捲到手肘以上，露出粗壯的、毛茸茸的、肌肉發達的胳膊。